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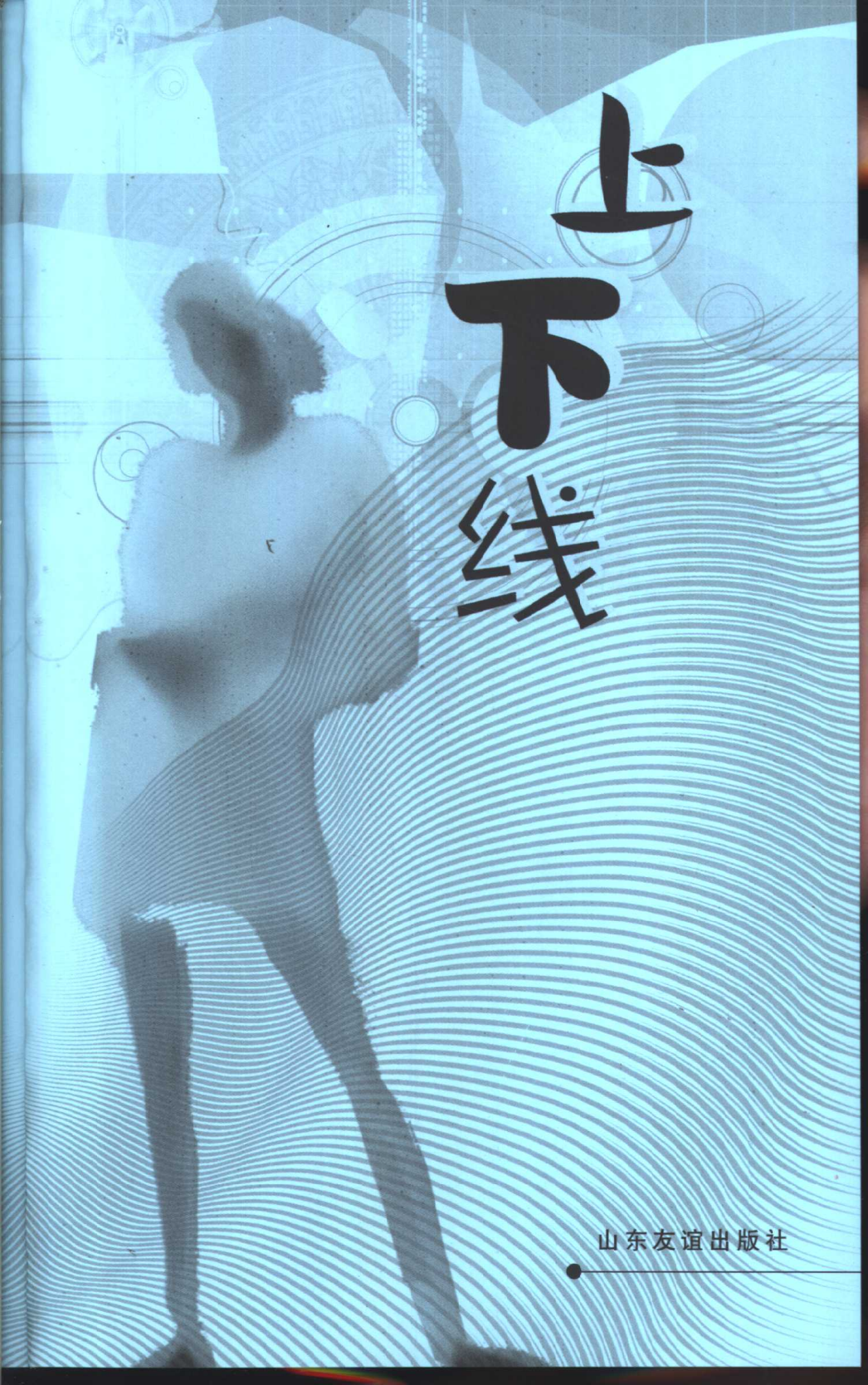
女人街丛书

申何
(珍珠)

著

上下线

山东友谊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is a complex abstract composition. On the left, there is a dark silhouette of a person's head and shoulders, facing right. The rest of the background is filled with a dense pattern of fine, wavy, horizontal lines that create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 Overlaid on this are various geometric shapes, including circles and arcs, some of which are faint and others more prominent.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a range of blues, from light sky blue to deep navy blue.

上线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下线/申何著.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2. 2
(女人街丛书)
ISBN 7-80642-514-4

I. 上... II. 申...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611 号

ⅴ

女人街丛书

上下线

申何 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6 开本 6⁷/₉ 印张 2 插页 170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42-514-4

I · 103 定价: 15.00 元



一个自我主义者的文本

任何人可任意选择一个城市停留。

秋天的北京日光充沛，夜晚漆黑一团。就算在时间还早的时候，也有无边的寒意凝成一片片雾。雾像一种有形的物质，让人真切感受它浓稠的分量，所以漆黑是雾的气质。风很冷，在几乎没有人的街边孤独地吹着，所以凛冽也是风的气质。

这衬得另一种孤寥氛围越发深刻。我以为夜晚的街景突出了人生的戏剧性，并且昭示出人和环境关系的重要。人无时无刻不活在戏剧性中，还要克服陌生感给生活带来的侵袭。通常身在异乡的孤寂氛围，在夜里越发突出，白杨树叶子在街灯下光辉也显得清冷——大约就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这样走着，在啃着汉堡，淌着来不及被风吹干的鼻涕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些。每日来来往往于两站地，在生活和工作之间一线穿梭时，我想到的仍是这些。穿梭的摩擦声时而尖锐、时而愉悦，尖锐和愉悦都使我想到这些，把它们无数次嚼碎、消化过后，想到的还是这些。

似乎这很有趣，像一个传统的作者那样用传统的方式表达，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对抒情式的小女子笔调感到厌倦，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抵触排斥了表达的欲望。曾经我能轻而

易举地作出许多类似的文字，现在它们却只能让我感到不耐烦甚至羞惭。其实，生活如果不用这些虚假的语言来矫饰，那么还可能彻底摆脱它的伪善本能。那时我们或许会空漠很多，但可感觉稍许的平衡。

后来，我还是向自己的固执低头，作为一个热爱文字的人，最不能放弃的就是执笔的手和可以组织的心情。方便面、熬夜、憔悴、烦躁、失眠、神经质……按惯例云集在身上的城市病，也有人说是职业病——没有比它更适于剖白的，它是生活的细胞元。

过多地停滞于这类问题，很有卖弄风骚之嫌。写的时间久了，人不由不变得比文章更敏感，总怕一字一行中出现一些破绽，就像唯美主义者惧怕洁白的瓷面出现裂痕一样。很多人写这类词句，看得我们不胜其烦。小女人，小女人，越来越多的声音避之惟恐不及，出于本能地拒绝和排斥，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有小女人的一面，然后是……关于自己，柏拉图曾用镜子来解剖。楚尘写道，我们自己是自己的魔鬼。有时我们其实还稚气，但却愿意模仿一种成人姿态。

每次我回公寓绕过停靠在花园边上的一辆辆崭新的“宝马”“林肯”时，就奇怪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并且想不出为什么北京人要有这么多车。后来连这样的印象也模糊了。所有的陌生感淡化在停车场一边的防雨棚支架栏上。那里总是挂着一大串节日彩灯，每夜都亮着，把周围的黑暗闪烁得乱七八糟。萧条的停车场变得像个游乐场，莫名其妙的闪烁让人暗暗生疑。但是已经不需要去想——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灯。

在街头有几种建筑会引来我的想入非非。一种是彩油漆，漆得五彩缤纷的茶艺馆，整个风格倒与茶的古朴性质生成了强烈反差；一种是低花小窗幔，仿旧怀古的咖啡店；其次就是



木质的、新潮古怪的酒吧，门面用喷漆描着各种心型的图案，预言了新新人类不拘一格的生活方式。有些丁丁当当挂着的怪异小铁饰物，又招展出零乱无着落的浪漫美。想来这三种地方通常都和衣饰前卫的少年男女契合，这时都市成了一本漫画书，它的味道不单像一杯加糖的咖啡，适合品味，也是咖啡里的糖，可以咀嚼。

如果习惯了城市紧张的工作节奏和自由散漫的个人生活，在匆忙来去的时间便感受不到什么。只有“自己”的概念一而再地被强化。或者每个人都应对生活方式发出置疑，那样，或许我们可以在日记上添上一行字：

爱得多了，你的牵挂就会多。爱你的人多了，你的顾忌就会多。

所以，还是自己一个人，无牵无挂，也无所顾忌。

留恋的和不留恋的，过去的和现在的。在很晚的夜里，在所有的超市都打了烊的春夏秋冬里，在冷冷的街头的冷冷风里，在那几抹霓虹灯的余光里，感受城市的味道。

爱得多了，牵挂就多。爱你的人多了，顾忌就多。

城市的生活便是这样的：上线或者下线。



申何，网名**珍珠**，笔名**文心兰**等。女，1979年生于重庆。《大众游戏》杂志栏目主编，兼任多家报刊专栏作者、记者。

.....

经历很简单，5岁始在学校等考验意志力的地方轮番混过。

.....

职业很简单，19岁做编辑，现在仍为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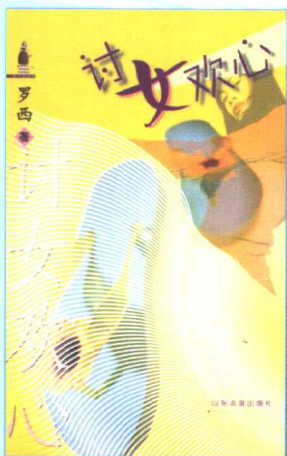
.....

写东西很快，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

.....

蓄中长发，有轻微恋物癖，不喜欢过于平稳的生活。

女·人·街·丛·书



责任编辑 / 王谦 陈菁 装帧设计 / 姜海涛



女人街丛书

申何(珍珠)

著



一个自我主义者的文本(自序)	1
----------------------	---

咸淡·我

穿工装裤的女店长	2
老 大	7
记者证	11
被保护的 MUD 杀手	16
公寓里面	20
狗娘养的计程车	28
星期四下午茶	30
养猫记	35
在北京迷路	40
网名的尴尬	46

月光·故

白木香瓜和马蜂的故事	50
六 宝	56
雅兰之屋	63
灰瓦皮屋顶之上	70
童年的战争	74
我的大学	83



静潭·碎

蝴蝶的翅膀·····	90
你不是孤独者·····	94
网络中生存·····	96
网络乌托邦——关注我们的精神家园·····	102
白痴、尸体和另类的同一·····	107
怎样做个好名人·····	114
远离尘嚣·····	116
与人为善·····	123
孤独的数字时代·····	129

雕龙·妄

撞墙的蒙娜丽莎·····	136
语文课·····	145
对油腔滑调的反思·····	150
BBS上写的是什麼·····	155

珠痕·绚

追忆的理由·····	162
马莲·····	164
冬冬墨·····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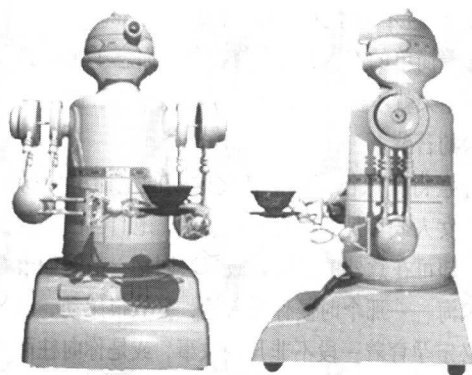
摇钱树·····	166
红蜻蜓·····	167
月色二题·····	168
冬日和它的土丘·····	172
红 潮·····	174
核桃树·····	176
凤 仙·····	178
樱花心情·····	180
最早的花店·····	181
迷 路·····	183
活 着·····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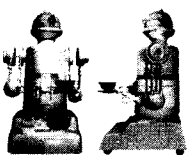
试炼·刺

我们的时代·····	188
黑 洞·····	204
蓝色第五街·····	217
跋 专心欣赏世界一点点的美(王小湖)·····	231



咸淡 · 我





穿工装裤的女店长

对店长来说,花就是花。

她瘦小酷似漂泊异乡的日本人。可是她也如纯粹的中国女子般梳着长辮,穿着耳孔,再怀着中国女子般细腻的心思在花架上摆放造型奇异的花瓶。这一切都让你猜想她整个人是不是会更奇异。如果你能常常这样想,便能感到这个夏天原来不只有炎热,还有一些令你心动的存在,原来是掩藏在一些假设之后。

这样你才会对人或物发生兴趣。

质地非常独特的花瓶插着新鲜花朵,或利用半枯萎的鲜花配置着干燥花,自然都是摆给她自己看的。手法也相当独特。也许吧,这才是经营花店的好处。

她穿着简单的衣服,精心修护花朵而忘了卖花的人。于是,这些花朵就不再提醒我包装是如何平庸,而让我想起了池边长满的苔藓。

她朴素得就像任何人的任何时期的生命中可以一晃而过的某些女人或者是那些女人的影像。她们自己不曾留下什么,影像却可在意外的时候叠破层层回忆,最终如滚石坠地般砸进脑海——那个时候你看着她,突然很感动,以为她的身影中必定孕育着一段不平凡的故事,或是你向往而不曾追求到的沧桑。可似乎又委实没有什么值得喝彩的。

极可能,一段人生仅仅如此,我们眼中的人生,我们思考中的人生,我们期望的、煞费苦心设计的人生。即便热泪盈

盈,但实际的你并不如表现的那般激动。人生来就喜好装模作样,而世界又总要给他机会表现。于是,也许我只是感激此情此景给了我回忆的契机,尽管那不过是一场稍纵即逝。

相反的,酷似日本人的女店长认为我是一个韩国人——可我也是纯粹的中国女子,十多年前我只梳小辫,现在穿着耳洞。这时,她肯定地说,韩国人有一种气质——如果她相当肯定这一点,难道不是也想从中寻找某种不平凡的故事或她向往而不曾追求到的沧桑吗?

可是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畅想,因为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我只以为那会赢得她的喜欢——如果具有她期待的某种气质的韩国人邂逅般地来到她的店里——何况我倒真想从她的店里找些植物的奇遇。凭那些插花的样式,从那些浓密的藤蔓你就忍不住要去猜一下,她那里到底埋藏着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看来是一家不寻常的花店——如果我这样想,我便觉得它可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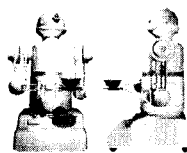
你要什么花?白色的玫瑰。她一边挑选花枝一边说:太好了,我也喜欢白玫瑰,我想给你一些新鲜的,在冰箱中。她说,白玫瑰是恋物者的花……这以后的话絮絮叨叨的。要几朵?五朵。太好了,我也喜欢五。

然而我不是特别喜欢白玫瑰。我甚至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选五。

她在外面衬上两层包扎用的彩纸,里面一张透明,外面一张呈现淡绿色。透明胶质包装纸在花的底部形成一个小弯,倒进清水,保持植物的生命。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包扎。

不管干什么,她都要一丝不苟地征求我的意见,似乎希望每一束精心包扎的花朵都能赢得我的兴致。





所有植物都天然而生，找不到塑料或者绸制花，这一点极让我满意。我并不喜欢目睹自然和人二混迹一体，强制我们的思维吮吸一种嘈杂——味道当然也嘈杂。可是一个纯粹的人不会愿意——我们更想去爱落叶乔木、大花叶木和棕榈树。这里也有可单枝出售的旱莲，一束一束分好类，统一装在白色木桶里再摆在地上，木桶边贴着英文标签，花就像是打那儿长了出来。

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思就进入一种奇怪的诡秘状态。

现在，女店长穿着工装裤，正在花丛中忙碌。她确实奇异。在我的记忆中，经营花店的女子必须薄施粉黛，轻绮罗裙，所以她们也是俗物。但是——真是的，一个稠密、沉静、意味着秘密空间的花店的女店长却穿着工装裤！在弥散树叶香气的空间里，她沉静的脚步有如鬼魅。一等我走进去，我就以为自己进入了某一个禁忌或是想像之地，假使你觉得我们进入了女巫的家，假使你觉得我们进入了电影、小说或梦中——那也不奇怪。我们没有某个年龄的女人的特征——老喜欢看电影、老喜欢憧憬女巫、老喜欢做梦，但是我们却可以随时拥有梦，就在生活中，就在淡黄色的初夏的街道边的花店里。

她给我扎成的花束带着自然的花香，像风，能使一切强硬归于柔顺。即便你要拼命逃离，要维持自己倔强不屈的心态，要冷酷，要无动于衷，可是安宁必将意念带入屏息微笑里，告诉授花者她即将远离尘嚣，也包括尘嚣间的所有是非。

我们愿意一切都是如此自然、遥远、和平。或者是，经历过一些遥远的生活——在一个小范围的地方，四处是那样热闹，大多数人碌碌无为，仿佛甘愿做一群听天由命的花朵；而每个人又都有神圣庄严的生活态度，就像再听天由命的花也需要绽放。这种思考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在城市中待得太久。工

装裤散发生动而独特的力量，每个夜里才开始累积的颓废的精神得以重新舒展，又多么令人困惑，这好像意味着一个简单和生动的花店就足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也许我们内心中神圣和庄严的只是态度

这样，我很有理由将一些午后当成黄昏，我需要将这种时段才有的沉默、收敛、期望绞织为一股，以便赢得归途幻觉的理念。我从那位彬彬有礼的女店长手中接过五枝白玫瑰的花束。有时候她往玫瑰里配上一束风信子、熏衣草或满天星，又或者一串淡蓝色的勿忘我，都是普通而世俗的花，这一切似乎就能意味着手捧花束者的人生有着非凡的色彩——等我走进店门，她就将五朵白色的玫瑰和她认为是这一天中最能给人幸运的其它草木配在一起。我只需回付 26 元人民币再任那鲜花麻痹了的神经在脸上挤迫出一个心领神会的微笑。

每次路过那儿买一束花，成了生活习惯，花店就像归途中的短暂的驿站。令我吃惊的不是花店原本就平俗，而是植物竟能带来这般丰富和多愁的感情。过去我们种花，在日记本上记下标签，疯狂地采集标本，企图从植物中重现自己一个纯净的精神世界。女人喜欢亲近植物，她们觉得自己应该有着花朵一般的神秘。每一束标签都意味着一份死亡——那些花可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但是那些绚烂的色彩常常使人发生混乱，就在屏息微笑的那一刻。

花能带给我们什么呢？有时候，花让你想起黑夜、走失、月亮，让你想到春天皮肤的细微搔痒，又或者只是秋天土路上的一件淡黄色的太阳的衣裳，映着明亮的影子，有时候又是爱情。

我昔日幻想在玻璃门内养育叶绿素。要浪漫，却又循规蹈矩，以便保留一种明智的生活态度。一定要充满原本和热带气息的花店——也许是因为内心深处喜欢那些开花店的女人

